

分析对比当代法汉辞书学和词典编纂学

陈恋^①

Christophe REY 克里斯托夫·雷^②

摘要

法国 *métalexigraphie* 近五十年来发展迅速。然而，这门新学科似乎在汉语语言学中还没有找到其对应的位置。尽管黄建华教授（2001）很早提出将 *metalexigraphie* 对应为“词典学”，但是在法汉-汉法双语词典中，并没有编入与其对应的术语：“词典学”仅对应着 *lexicographie*。这与 *métalexigraphie* 的发展现状不符，对比较语言学研究造成诸多不便。

本文首先考察 *métalexigraphie* 和 *lexicographie* 在两国的发展现状；然后尝试提出与现代“*metalexigraphie*”发展等价对应的汉语术语“辞书学”；并在双语词典中为这门新学科争取一席之地。希望本文能加强中法辞书学家和词典编纂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词典学 辞书学 辞书理论学 词典编纂学 法语-汉语

^① 塞吉-巴黎大学语言科学博士，词汇、文本、话语、词典(LT2D)实验室研究员

^② 塞吉-巴黎大学语言科学特级教授，词汇、文本、话语、词典(LT2D)实验室主任；法国大学研究院(IUF,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高级成员。

一、研究背景介绍

关于术语 *lexicographie* 的概念无论是在该学科的性质还是范围上都存在很多分歧。国际上, 对于一些研究员来说, *lexicographie* 囊括两部分, 词典编纂理论—理论词典学 (*métalexigraphie* 或 *lexicographie théorique*) 和词典编纂实践—应用词典学 (*pratique lexicographique*) ; 一些研究人员则坚持认为 *métalexigraphie* (暂译: 辞书理论研究) 是一门研究词典、字典等工具书的理论、设计、编纂、使用、评论和历史等的学科, 它是独立于 *lexicographie* (暂译: 词典编纂实践) 的一门学科, 词典编纂是一门技巧和艺术。

随着越来越多的辞书学家研究词典和国际交流合作发展, 理论辞书学家等先驱积极参与该领域研究和学术发表。*Métalexigraphie* 在国际上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今其科学价值不再受到质疑: 有了明确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方法论和其范围内的术语。

尽管当前各国交流合作日趋紧密, 但是 *métalexigraphie* 这门在法国新晋的学科似乎在汉语语言学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汉语中辞书学或词典学目前被广泛认为其本身就是一门学科, 是囊括一切字典、词典理论和编纂实践的学科名称^①。尽管黄建华教授很早提出将 *métalexigraphie* 对应为汉语中的“词典学”^②, 然而在双语词典中比如收录词汇较全的《新世纪法汉大词典》、

《利氏汉法辞典》等, 术语“词典学”却只对应着 *lexicographie*, 并没有编入术语 *métalexigraphie* 和其对应的汉语术语。这与该学科在欧洲的发展现状不符, 为对比语言学研究造成了诸多不便。

因此, 本文首先主要考察法语 *métalexigraphie* (辞书理论研究) 和 *lexicographie* (词典编纂实践) 在中、法两国的发展现状; 然后将尝试找到与 *métalexigraphie* 现代发展等价对应的汉语术语。同时, 作为一位即将开启汉法、法汉词典开发的年轻研究学者, 我们希望能够双语词典中为这门法国语言学新学科 *métalexigraphie* 找到一席之地。该文为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辞书研究者百家争鸣。

二、Lexicographie : 词典编纂 (学)

在谈 *métalexigraphie* 之前, 有必要先来看看法国 *lexicographie* 定义的变化发展和该门学科与汉语术语的对应。

法语中的 *lexicographie* 一词最早出现在 1757 年杜谢 (Douchet) 和博泽 (Beauzée) 的《百科全书》 (*Encyclopédie*) 关于「语法」的词条中。在 1824 年拥有“词典工艺、技巧”的现代意义之前, 含义为“词汇描写的科学”, 即主要对词汇的研究。1801 年产生了形容词“*lexicographique* (词典编纂的)”^③。直到皮埃尔·拉鲁斯 (Pierre Larousse, 1817-1875) 时代, “*lexicologie* (词汇学)”和“*lexicographie* (词典编纂)”之间都没有严格的区别。现代语言学兴起后, “*lexicographie* (词典编纂)”一词才明确区分了与“*lexicologie* (词汇学)”的含义。一些法国语言学家认为 *lexicographie* 包括辞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

^① 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前言, 第一页。

^② 黄建华:《词典论》(修订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年, 第 18 页。

^③ Alain Rey,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3 volumes. French Edition, 2019, p. 1985.

1) 词典的制作 (la confection des dictionnaires) : 选择要处理的词汇单位、它们的描述方法、排版的技巧、以期出版, 这是词典的作者即词典编纂者的艺术。如皮埃尔·拉鲁斯、埃米莉·利特雷 (Émile Littré) 等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词典编纂家。

2) 辞书研究 (l'étude des dictionnaires), 作为一门科学学科: 词典类型的定义、方法的分析、文本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有别于词汇学 (lexicologie)。词汇学将词汇作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或侧重于分析语言和文本中的特定词汇, 不包括其在词典中的描述方式。^①

按照这个定义, 法国 lexicographie 的汉语对应术语就是囊括理论和实践的“辞书学”或“词典学”。然而, 以上有关 lexicographie 涉及辞书理论研究的第二种定义在法国是存在争论的。为了区分 lexicographie 的第二种含义, 语言学家伯纳德·克马达 (Bernard Quemada) 在 1968 年引入了新词 métalexigraphie。他认为 lexicographie 主要是“对词汇单位的形式和意义的编排和分析”^②。所以今天,

词典编纂 (Lexicographie) 的目的是制作词典[...]。它收集和分析在话语中使用时观察到的词汇单位的形式和意义。词典编纂一方面与描述词汇单位之间语法和语义关系的词汇学不同, 另一方面与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③ (dictionnaire) 不同, 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是隶属于辞书理论研究 (métalexigraphie) 的一个领域, 致力于研究作为受社会需求制约的对象的词典的编制条件。^④

因而, 词典编纂 (lexicographie) 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⑤, 其目的是观察、收集、筛选和描述语言的词汇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的研究对象是词汇, 即所有单词和词组的形式、意义以及他们相互组合的方式。

尽管在英、美等西方的辞书强国的相关学者大多不愿意把辞书学、词典学作为一种语言科学或学科来研究, 而仅局限于词典本体和词典编纂的艺术和方法上。但近年来, 不只法国辞书学家, 越来越多的中国语言辞书学家和词典编纂家们也似乎逐渐意识到词典编纂实践与理论发展、研究是分开独立的两门学科。正如章宜华和夏立新 (2005) 将兰多的《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一书翻译为汉语时所示: 《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这里的术语“词典编纂”正是与 lexicography (法语中的 lexicographie) 相对应。而张志毅、张庆云 (2007) 著作的《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和李明、周敬华 (2000) 著作的《双语词典编纂》(An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 lexicography) 这两本书在详细介绍词典制作和技巧时, 其书名亦直接命名为“词典编纂”, 而非研究词典理论和实践的“辞书学”或“词典学”。

雍和明、彭敬对词典编纂和辞书理论研究 (作者使用“词典学”) 进行了进一步区分:

就其本质而言, 词典编纂是一个传播和分享知识与信息的过程, 而词典学则研究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是怎样影响词典用户的检索行为和知识结构的。^⑥

^① Alise Lehmann & Françoise Martin-Berthet, *Lexicologie: sémantique, morphologie, lexicographie*, 5ème édition, Armand Colin, 2018, pp. 255-349.

^② Bernard Quemada, “Notes sur lexicographie et dictionnaire”, *Cahiers de lexicologie*, n°51, 1987, p. 236.

^③ Dictionnaire 与章宜华、雍和明先生在《当代词典学》(2007: 374) 中的“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对应。

^④ Franck Neveu,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p. 215.

^⑤ Marie-Éva De Villers, *Profession lexicographe*, Montré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06, p. 11.

^⑥ 雍和明、彭敬: 《交际词典学》, 上海: 辞书出版社, 2013 年, 第 10 页。

因此, 根据近代研究者对 lexicographie 的定义, lexicographie 应对应于汉语中的词典的实践“词典编纂”(élaboration du dictionnaire)或词典制作这门学科, 亦称“词典编纂学”^①, 而非《新世纪法汉大词典》(1998: 1587)或《利氏汉法辞典》(2012: 234)中对应的仅指辞书理论或同时包其含理论与实践的“词典学”。

现在来看看法国 métalexigraphie 的发展和其在汉语中的等价术语。

三、Métalexigraphie, 一门现代且不断发展的新学科

(一)、法国 métalexigraphie 的起源与定义

安托万·傅里叶(Antoine Furetière)为反对法兰西学院某些成员早期写成的一些谤文(Factums)、1694年《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的序言、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为自己的词典所写的序言以及格里姆斯(Grimms)、默雷(Murray)兄弟和利特雷的一些文献, 还有一些如诺迪埃(Nodier)(1780-1844)《对法语词典的评论与研究》

(Examen critique des dictionnaire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等早期的出版物等构成了法国辞书理论研究(métalexigraphie)学科的重要史前史。但人们以词典为研究对象产生了明确的兴趣是在1950年之后开始的。在法国, 辞书理论研究(métalexigraphie)的诞生要归功于马托雷(Matoré, 1967), 瓦涅(Wagner, 1967), 让·杜波瓦(Jean Dubois)和克劳德·杜波瓦(Claude Dubois)(1966, 1971)的一些最初作品, 而该学科的真正奠基作品为辞书学家、词典编纂家克马达(1968)和乔赛特·雷-德博夫(Josette Rey-Debove, 1971)两位教授的两部论文。

1968年, 是法国辞书理论研究 métalexigraphie 这门语言学分支新学科真正诞生的一年, 该学科的创始人克马达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这门以词典研究为主题的新兴学科以区别于以制作词典为目标的词典编纂学。他区分了词汇学(lexicologie), 词典编纂学(lexicographie)之间的概念, 并促成了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dictionnaire)和辞书理论研究(métalexigraphie)概念的出现。

在法国语言学家弗兰克·内沃(Franck Neveu)的《语言学词典》(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中, 专门介绍了 métalexigraphie 这一概念:

来自希腊语 meta, “超越、涵盖”之意。辞书理论研究(métalexigraphie)是语言学的一门(子)学科, 其目标是研究词典的类型及词典编纂方法。它不致力于词典的编纂, 而是将词典作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 研究词典的历史、词典的语义处理模式以及词典编纂工作会遇到的实际问题等。^②

在接受辞书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普鲁沃(2009)采访时, 克马达简要回顾了法国这门新兴(子)学科过去五十多年来演变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 即1950年至1965年, 这一时期的词汇学和词典编纂学被重新定义相互之间的关系, 各自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语言学科。第二个阶段一直到1980年左右, 当时词典被广泛认可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门新学科被称为

^① 诚然, lexicographie 是对应“词典编纂学”还是“辞书编纂学”更适合当今中国辞书界国情发展也值得深思。但本文主将重点放在法国 métalexigraphie 该门新晋学科的发展和其与汉语对应术语上。

^② Franck Neveu,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pp. 229-230.

métalexigraphie), 词典作为研究对象被赋予了新的地位。随后为了完善词汇学的概念领域出现了两个新的概念: 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 (dictionnairique) 和新的词典编纂 (lexicographie) 概念。第三个阶段, 即当代时期, 见证了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 (dictionnairique) 和计算词汇学 (lexicomatique) 的结合。后者包括用于自动语言处理和“语言产业”的词汇知识库和机器词典。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与计算词汇学加强合作, 为编排、描述一般词汇、术语以及研究他们的功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辞书理论研究 (métalexigraphie) 这一主题后来由普鲁沃继续发展, 据他对这一最新学科的介绍, 当词汇学这门学科脱离其实践和手工制作的摇篮飞速发展时, 即五个世纪以来的词典制作, 从罗伯特·艾斯蒂安 (Robert Estienne) 到法语宝库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从塞萨尔·皮埃尔·里什莱到保罗·罗伯特 (Paul Robert), 从安托万·傅里叶到皮埃尔·拉鲁斯, 从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的第一版到杜布瓦主编的《当代法语词典》 (Dictionnaire français contemporain) 等, 从专家们开始审视其历史、渗透其思潮和灌溉其理论的方式中, 我们感受到了它成熟的迹象。大概自 1970 年以来, 这种对审查、评估和专业鉴定的关注, 和参与该学科科学建设的愿望, 在词汇学和词典编纂学中已经有迹可寻。因此, 在快速发展的框架内诞生了辞书理论研究 (métalexigraphie), 一门评论词典和专门研究词典编纂的理论的新学科。其主要目的是研究词典的类型和方法, 特别是从其词典编纂法理论和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的双重维度中领会。

(二)、Métalexigraphie、lexicographie 与 dictionnairique

在此, 有必要解释法语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 (dictionnairique) 与辞书理论研究 (métalexigraphie) 的关系, 及与词典编纂学 (lexicographie) 概念的区别。

克马达采用了诺迪埃对“dictionnairique” (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 的概念, 认为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属于辞书理论研究 (métalexigraphie) 学科内。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将词典作为一个商品对象, 涉及词典营销相关的所有内容^①:

确定词典页数、字符数量、根据可读性选择字符的层次结构、预测其目标受众, 使内容适应受众、安排词典的销售、发布日期、宣传, 这一切都是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涉及的问题。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典编纂, 只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词典编纂之后, 但有时从项目一开始就需要考虑并实行。^②

因此, 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是关于词典作为社会和商业对象受特定编辑约束的词典编纂条件的研究。它是辞书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领域, 克马达将其区别于词典编纂。他认为, 从语言词典的角度来看, 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得使用具有词典性质的汇编材料, 这是必要条件 [...], 不是充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好的词典版面构思需要好的词典编纂, (可以说, 好的词典编纂意味着好的词汇学知识, 也意味着好的语言学知识)。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借鉴了词典编纂的汇编材料, 但必须根据所选定的词典方案来选择、处理、

^① Christophe Rey, “Dictionnairique et édition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n°177, 2015a, pp. 21-36.

^② Jean Pruvost, “Avant-propos : Tout ce qu’on fait ou peut faire pour que les sciences du langage soient au service de tous. Et quelques mots autour des mots et des dictionnaires”,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l’ASL Mais que font les linguistes ? Les sciences du langage vingt ans après*, avec Ch. JACQUET-PFAU, coll. Sémantiques, L’Harmattan, 2003, p. 23.

调整和排列这些数据。相反，掌握相关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的特定知识对于完成出色的词典编纂工作不是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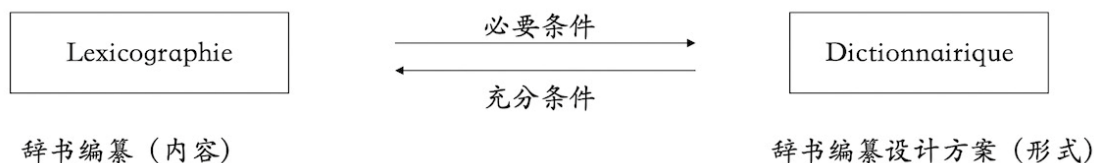


图 1：lexicographie 和 dictionnaire 关系图

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的问题有时是词典编纂的发展变化的源头。由于越来越严格的编辑限制，词典中指出的变化并不总是真实语言变化的表征，而正是词典编辑与出版商决策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词典编纂和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坚实的词典编纂为基础，就没有有趣的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有时词典编纂者考虑到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会更有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框架化有利于他在描述大量单词时更加同质化”^①。

在谈辞书理论研究时，一个不可避免的层面是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即使这个术语与严格的语言学问题相去甚远。事实上，“如果不考虑辞书学家们日益强调的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这一层面，就无法合理地唤起词典编纂内容”^②。

（三）、Métalexigraphie 的现代发展

然而，法国这种分离词典理论与词典编纂的区别在中国语言学中并不存在。在汉语中，对词典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其编纂的研究被统统归入“辞书学”^③或“词典学”^④。正如《辞书研究》期刊官方网页在介绍其研究范围时所示，其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辞书学理论。

其实，早在 1994 年著名汉法词典学家和双语词典编纂家黄建华教授就在《香港：香港科技大学语言教育中心》（Hong Kong：HKUST language Center）上刊登了一篇题为《Chinese and Western metalexigraphy》的文章，其中 metalexigraphy 就指汉语词典理论研究。今天，在国际上和法语中，métalexigraphie (ou metalexigraphy) 更多的说法是关于辞书的理论 (lexicography theory) 研究。2001 年黄建华教授在其《词典论》第 18 页中，在阐述西方词典学时不仅对法国词典学家克马达的理论进行探讨更提出将法语里的新词 métalexigraphie 与汉语术语“词典学”对应，区分词典编纂学“lexicographie”。黄建华教授的翻译“词典学”无疑是符合当时词典学发展规律

^① Jean Pruvost, “Quelques concepts lexicographiques opératoires à promouvoir au seuil du XXI^e siècle”, in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n^o 137, 1/2005, p. 12.

^② Christophe Rey, *Dictionnaire et société*, Paris : Honoré Champion, 2020, p. 222.

^③ 林玉山：《中国辞书编纂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王东海、王丽英：《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④ 文军：《英语词典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罗思明：《词典学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

的。当时法国 *métalexigraphie* 仅指“语言词典 (*dictionnaires de langue*)”^①。然而，中国语言学家对词典学或辞书学的定义也始终有争议，因此，黄建华教授 (2001) 中所指的“词典学”既指 *métalexigraphie* 也指 *lexicographie*：

将英语的 *lexicography* 或法语的 *lexicographie* 译为“词典学”，一望而知，这就是以词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我国的“辞书”是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外延较广。“辞书学”这一术语未必能被 *lexicography* 所包容，因而我宁愿仍然沿用“词典学”的称谓。^②

Métalexigraphie 这一术语在词典界构成了一个新事物，它是一门多维学科。五十年来，克马达、普鲁沃、亨利·梅肖尼克 (Henri Meschonnic)、皮埃尔·斯威格斯 (Pierre Swiggers)、吉勒·佩特雷金 (Gilles Pettrequin)、克里斯托夫·雷等的大量作品逐渐勾勒出该学科的新认识论。这门新近的学科，位于“词汇学、词典编纂……和辞书发展规划和编纂方案”^③之间，现今“在语言学中已经享有盛名，并占有重要地位”^④，注定要以响应与数字或电子词典泛化相关的新问题和新要求继续发展。法国辞书专家克里斯托夫·雷教授在介绍关于区域语言的辞书理论时就指出了在词典类型极其多样化的情况下，*métalexigraphie* 理应利用词典类型的机会，与其研究对象一样多元化”^⑤。

2019 年雷教授等人组织的国际研讨会《50 年辞书理论研究：评估与展望》 (*Cinquante ans de métalexigraphie : bilan et perspectives*) 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辞书学家并呼吁将该学科更大的科学化发展。欧洲辞书学家们希望 *métalexigraphie* 不仅可以响应词典对象的转变 (如电子词典，语料库语言学等)，还强调了该学科对迄今为止尚未探索的辞书理论与词典编纂领域开放的必要性。

如今，词典学对应 *lexicographie* 的翻译已经不能满足当今法国学科 *métalexigraphie* 和 *lexicographie* 的发展需要。因此，对于法语术语 *metalexigraphie*，我们认为：

- 1) 如果“辞书学”和“词典学”同义，那么 *metalexigraphie* 可以对应这两个汉语术语。
- 2) 如果“辞书学”包含“词典学”，那么 *metalexigraphie* 应该与“辞书学”^⑥这一术语相对应。因为 *métalexigraphie* 涉及了对所有排列单词相关的所有工具书 (词、词汇表、词典、百科全书等) 的研究^⑦。

^① Jean Pruvost, *Dictionnaires et nouvelles technologies*,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② 黄建华：《词典论》，第 13 页。

^③ Christophe Rey, “Les contours d’une discipline moderne et toujours en évolution : la Métalexigraphie”,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quipe du projet D.HI.CO.D.E.R. (ATILF),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s Concepts Descriptifs de l’Entité Romane, à Nancy, TILF (CNRS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2013.

^④ Christophe Rey, *Dictionnaire et société*, p. 21.

^⑤ Christophe Rey, “La richesse lexicographique du picard”, Cycle de conférences sur le picard Bibliothèque Louis Aragon, Amiens, 2015b.

^⑥ Lian Chen 陈恋, *Analyse comparative des expressions idiomatiques en chinois et en français relatives au corps humain et aux animaux*, Ph.D. dissertation in linguistics, Cergy-Paris Université, 2021, pp. 290-293.

^⑦ 当代法国辞书专家雷教授对其定义为： « La métalexigraphie englobe TOUTES les productions relevant du classement des mots (lexiques, glossaires, dictionnaires, encyclopédies, etc. ».

四、Métalexicographie 的汉语术语对应：

“词典学”和“辞书学”之争

在法语中，词典最初是简单的词汇的集合，后来通过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翻译等来丰富其内容。如《法语宝库》对词典（dictionnaire）的定义为：

词典[.....]是一种语言或人类活动领域的词汇的集合，根据词汇详细或简略分类汇集在一起，通常按字母顺序排列，针对特定受众为每个单词提供与其意义和用途方面的一定信息。^①

《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对词典的定义为：

词典：阳性名词。[...] 通常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有条不紊的单词集合。语言词典，说明一种语言的单词的定义、拼写、含义和用法（也称为通用词典）。^②

词典，“理论上是一个具有有序的词条和循环的字段系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在人类的实践中可能和它所描述的词汇一样多变”^③。

在汉语中，有“字典”、“词典”、“辞典”或“辞书”等不同说法。

据杨祖希、徐庆凯主编《辞书学辞典》（1992）：“‘辞书’一词来自日本，在汉语工具书中首次出现，据现有资料查证，始于1915年的《辞源说略》^④。《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991：302-303）不区分“辞书学”、“词典学”。但是辞书一词清末进入汉语后，被赋予了新义。随着辞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上海《辞书研究》期刊和出版社的日益成熟，今天辞书科研者们对“辞书学”和“词典学”似乎已经有了更全新的认识。“辞书”成为辞典（语文词典和专科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⑤。

杨祖希先生（1987）在《辞书绪论》中就研究词典的定名问题提出，把“词典学”改为“辞书学”，这样不仅与中国辞书编纂的传统相一致，也可以更明确地表示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是有关辞典和百科全书的问题^⑥。同时他（1987）

在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辞书论集》^⑦中指出辞书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主要包括辞书编纂的历史；辞书的分类以及各种辞书的性质和功能；各种辞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包括适用于一切辞书的收词立目、解释释义和编排、索引，以及主要适用于语文词典的字体、字形、注音、引例等问题。他这里所指的辞书学其实就是指辞书理论研究。

徐时仪先生认为“辞”的指称范围则比“词”大。辞除了词的含义，辞还“积文字而为篇章。积畧而为辞”。“词”强调意义与声音的结合，重在语言的表达。“词”基于具有“文字形声之合”的特点，发展演变出的义项多为“言语，文辞”的含义，“辞”则以“排难解纷”之义而重在以言语和文辞来辨明事理。^⑧

① TLFi : <http://stella.atilf.fr/Dendien/scripts/tlfiv5/advanced.exe?s=969329460>;

② Académie Français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France, 1992.

③ Russon Wooldridge, “La lexicographie assistée par ordinateur”, 2003 : http://barthes.enssib.fr/translatio/rw/articles/lao/lexico_fr.htm.

④ 转引自潘均：《日本辞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⑤ 同上，第3页。

⑥ 转引自王东海：《二十世纪以来汉语辞书论著指要（1900-201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页。

⑦ 同上。

⑧ 徐时仪：《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林玉山先生（2019）^①进一步很好地阐释了“词典学”与“辞书学”的区别：词典学属辞书学的分支，主要研究语文词典的一般理论、分类、编纂原则、方法及编纂历史的科学。他认为“词典学”、“辞典学”及“辞书学”性质有所不同：词典学应是最狭义的词典（即语文词典）；辞典学为较广义的词典，即一切种类的词典（既包括语文词典，又包括专科辞典或百科辞典等）；辞书学为广义的词典（即一切种类的词典、辞典和百科全书等）。如今辞书学包含词典学也被广泛接受。

因此，法语 *métalexigraphie* 应该对应汉语术语“辞书学”才是符合当今国际上 *métalexigraphie* 的发展潮流的。所以 *métalexigraphie* 与辞书学的关系，辞书学与词典学等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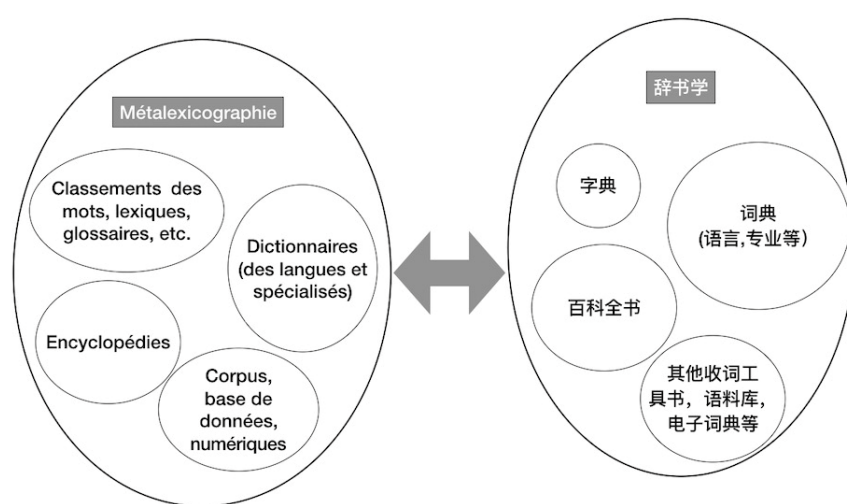


图 2：métalexigraphie 与辞书学、词典学等关系图

在 2011 年，雷先生在其获取国家指导博士生论文资格文凭（HDR,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的文献综述的题目就昭然若揭：《百科全书、词典、语法：辞书学方法》（Encyclopédies, dictionnaires et grammaires : approches métalexigraphique）。法国 *métalexigraphie* 现今研究对象涉及包括语言字典、地区或区域方言词典^②、普通词典、专科辞典和百科全书在内的所有词集工具书的研究。

五、小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法国新近学科 *métalexigraphie* 的中文对应术语应为“辞书学”。本文强调将 *métalexigraphie* 译为“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门新学科，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我们希望能在中国推广这门新兴学科方法论，尤其以推进辞书学理论知识为重担。

^① 林玉山：《什么是词典学》，2019 年 09 月 13 日 <https://chiculture.org.hk/sc/china-five-thousand-years/2061>

^② 雷教授领导的 METALPIC (METALexigraphie de la Langue PICarde) 项目由法国大学研究院(IUF,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资助。对于法国和欧洲的区域语言来说，从辞书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不仅对该学科同时对该语言提供一定的发展前景。

在〈“辞书研究文库”总序〉中，曹先擢先生说道：“辞书史告诉我们，理论很重要，还告诉我们辞书理论的研究是发展的”^①。在法国，近五十年来在普鲁沃教授和雷教授努力下，辞书理论学已经逐渐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且正在构建国际辞书理论网络。在中国，虽然辞书学囊括理论与实践致力于独立语言学，但正如雍和民和彭敬先生（2013）在《交际词典学》前言第3页中说到：

从整个学科体系所需要的构成元素看，[辞书学]仍然缺乏理论的整体性、内容的连贯性和成果的系统性，[辞书学]学科的理论构架在[辞书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这显然是词典本体论长期影响词典理论研究，对[辞书学]的内涵与性质缺乏深入探讨，对词典研究的社会性、文化性和跨学科性缺乏明确的认识，过于强调[辞书学]的实用性导致的直接结果。^②

雍和民先生（2001）在〈关于词典本质问题的再探讨〉中也强调词典是“编者与用户之间的交际系统”^③，辞书理论学的研究“理应构建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理论框架。只有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将[辞书学]研究立于跨学科基础上，从编用的视角综合考虑，才能揭示词典的本质，为[辞书学]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④

我们希望将中国辞书理论和法国辞书理论互相引进、促进新的思考，从而加强两国辞书学家们和词典编纂家们的交流和合作发展。

① 雍和明、彭敬：《交际词典学》，第1页。

② 雍和明、彭敬：《交际词典学》，第3页。

③ 转引至自王东海：《二十世纪以来汉语辞书论著指要（1900-2010）》，第8页。

④ 同上。